

杨志勇作品集②长篇小说

# 别轻言放弃

杨志勇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轻言放弃 / 杨志勇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12

(杨志勇作品集. 第2辑)

ISBN 978-7-5513-0380-4

I. ①别…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1551号

### 杨志勇作品集②长篇小说 别轻言放弃

作 者 杨志勇

责任编辑 曹彦

史婷

书名题字 杨志勇

装帧设计 许玉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75 印张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80-4  
定 价 108.00元 (全三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 跋涉者的颂歌——长篇小说《别轻言放弃》序

畅广元

长篇小说《别轻言放弃》的作者杨志勇先生是一位笔耕勤奋的作家，在动手写作这部长篇前，他已经出版了厚厚的三部诗歌、散文集。熟悉他为人和诗文创作的王道庭先生，在为其诗集《我不是情种》所写序言中向读者这样介绍他：“志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悲苦成长史和苦难心灵史，小时候家里生活极端困苦，长大进入社会后，又经历无数坎坷与挫折，但生活的艰辛与职场的沉浮却没有磨损他作为一个坚韧奋斗者的豪情，社会风气的沉沦也没有消减他作为一个新生代诗人的激情。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加看破人世的浮华与虚荣，愈加洞悉自然的真谛与堂奥，他斗志弥坚，激情弥盛，胸襟弥真，甚至于熔炼出无数生光发采闪耀夺目的哲思，给歧路上的人们辨析路向以真挚的启迪。”我和志勇可以说是素昧平生，读过《别轻言放弃》一书的打印稿后，被小说主人公王宏伟的创业经历所感动，觉得作者自身若没有类似的经历和较高的精神境界，很难写得如此逼真感人，足见王道庭先生对志勇的简介是准确、精当的。

“下岗职工”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曾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亟须认真对待、稳妥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它不仅考验着共和国管理者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检视着“下岗职工”们的心性和素养，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否自主掌握命运，健康步入现代化道路所遇到的一个不小且至关重要的坎儿。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志勇特意以长篇小说来展示这一尖锐激烈、复杂多变的人性善恶之争和社会

的深度变化，以质朴语言叙事、无矫情人物间的多样交往和主人公接二连三遭遇挫折又不断重新崛起，来绘制这幅历史画卷，更能把人生的忧患、愁苦、尴尬、无奈、热情、率真、奋进、挚爱与私情等诸多情感交织穿插，以构成文本独有的审美感染力，强烈地凸显了“别轻言放弃”的拼搏精神。这是志勇这部长篇小说值得称道的艺术特色。对于初次创作长篇小说的志勇来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个中可以见出他艺术追求的执著与艰辛。

对一位作家来说，能够自觉地关注现实，深刻地思考现实存在的真问题，进而敏锐地发现在人生道路上奋力进取、大胆创新、自强不息、敢于与时俱进地重塑自我的开拓者，并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将其呈现给读者，这本身就是作家作为精神价值创造者使命的高度自觉。志勇虽是一位年轻作家，我因此而对他油然而敬。有趣的是，我们至今尚未谋面。他来送书稿时我正在家里给学生讲课，是老伴接待了他。我是在阅读他的小说和诗文集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他的文学气质与精神境界。

文学之路是广阔的，却不是“大道两边鲜花开”的情景，对任何一位作家而言，它都是不平坦的、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需要不间断地优化自己艺术创造的能力。我相信，像志勇这样的有志者，能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情中，甘于寂寞，惟愿“以文学为乐”，“永不满足”，很可能就是其艺术生命的内在活力。文学的一座座高峰正需要有这种志向和心力的人攀登和超越。

是为序。

2012年11月12日于望山书斋

（畅广元 著名文学评论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 第一章

女人离开了男人还可以过日子，而男人若一旦离开了女人，却就无法安静地过好每一个日子。尤其是面对养家糊口这样生存压力的男人，如果再缺少了女人的性给予，那生活的滋味才叫度日如年哩。

王宏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却也成了他心头一种无法言说的痛。

自从去年秋季厂里停产停发工资以后，女人似乎就开始患上了性冷淡，端直睡到了孩子的房间。而他也在之后的每个夜晚中基本习惯了一个人独占一张大床。但在最近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女人对他的坚决拒绝，让他在心里总是感觉到有些恐惧，甚至让他恐惧每一个夜晚的到来。

这天夜里，王宏伟再一次强制自己忍受着生理的极度需要和心理的极度煎熬带来的双重痛苦（一般性福的人不会明白这种痛苦，它可以使人发痴、发疯、发癫，甚至使人会做出强奸女人或者激情杀人等异常举动），在房间转来转去，又在床上翻来覆去，如此反复了数次，好不容易靠在床头迷糊着了，却又做了一个噩梦。

王宏伟梦见自己不知怎么的被关在了一个漆黑的房子里，并被一团乱绳紧紧地捆住了手脚。他哭天喊地，始终没有人接应。好不容易挣脱了身上的绳索，却又找不到逃跑的出口。在这个房子里，明亮的眼睛起不到一点作用，于是便伸出了双手，在四处摸啊，摸，试图能够找到一扇门或者一个窗口，哪怕有一个洞穴也行，但这些一个都没有。无奈只有用拳头使劲砸，用脚使劲踹，希望能够有奇迹出现，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那些墙面似乎如铜墙铁壁一样……

从梦里惊醒，王宏伟发现自己已经出了一身冷汗，打开床头灯，发现手指关节破皮见红。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女人就已经从隔壁跑来他的房间吵嚷：王宏伟，你是发啥神经呢？深更半夜地用拳头砸床头，还叫人睡不睡觉？女人这么一叫嚷，王宏伟才彻底清醒过来。

突然想借机去接近女人，但见女人烦躁和对他一副完全愤怒的表情，便打消了念头。关掉床头灯之前，他看了看卧室的挂钟，时间显示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了四个多小时。脑子里却也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昨天遭遇的一些事情，就更睡不着。

此前，也就是一个多月之前，女人几乎是天天向王宏伟嘟囔说：一家人马上就要没有饭吃了，你还成天窝在家里悠闲，等天上掉馅饼？你不出去找事挣钱养家，真想都跟着你一起等死啊？

尽管女人的话语里充满了牢骚、指责、劝告、希望，王宏伟每每听了却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在心底对生活有自己的认知和打算。

女人觉着自己的话，对王宏伟没有任何收效，便也不再嘟囔。

但仅仅是昨天一天，使王宏伟开始认识到女人过去嘟囔的那些话有她正确的道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即使你有再好的心态，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即使你有再高雅的生活情趣，即使你有再远大的追求，即使你曾经再怎么辉煌和了不起，但在当下的现实里，如果面临家里将要断炊的生活局面，若你扒抓不到下锅米，那么你用任何道理都无法给女人和孩子解释通顺，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还能继续相信你，崇拜你。

事实上，王宏伟心里也明白：面对人生，当温饱与精神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必须把解决生存问题放在第一位，其他所有的欲望和追求都只能为服务于生存问题暂时让路。

他原本想他们的同官灯泡厂很快就会恢复生产，两口子就能够继续正常上班，那么在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后，家里的生活和经费来源自然一切就会回归正常。但事实上，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厂里恐怕一时半会也恢复不了生产。而在盼望等待的这近一年来，夫妻二人暂时又无新的工作和收入，所以全家的生活开销一直是啃老本。眼下家里所有的钱只剩下了不到二百元，可谓真的是陷入到了既无死水可舀又无活水来源的经济窘况。

在这种景况下，人生追求和境界不得不落入俗套。

王宏伟曾在心里取笑过这样的爱情婚姻哲学：嫁汉，穿衣，吃饭；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而此时，令他感到这又是多么实惠的人生哲学啊。

再怎么样都是不能让家里断了炊烟的，当务之急只能是先向别人借点钱，把家人包括自己的一日三餐安顿好，之后再想办法寻找出路，挣钱养家吧。

向谁借钱呢？向昔日的同事借，大部分和他们家里的情况一样。即使人家有钱，他还折不下面子，张不开嘴去说借钱的话呢。那样的话，岂不是送上门让别人笑话嘛。再者说，纵然眼下生活再是多么困难，但是面对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在王宏伟看来，对他实在是小事一桩，并不是什么多大的问题。

王宏伟想，向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张口借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他们毕竟互相都了解，也不会笑话他。无论是从亲情出发，还是从他个人在大家庭的威信来说，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会给他一个面子，无多有少都会借给他钱。

尽管这么认为，王宏伟还是对借钱的对象进行了一下挑选。在兄弟姊妹四人和父母中，他选择了弟弟王红兵。从小时候兄弟俩在一起

睡觉，晚上同时尿炕，白天一起晒被褥，一起拾煤渣，一起上学，一起打架，直到后来，他为弟弟王红兵参谋选媳妇，操持结婚……哥弟俩的感情，可以说是他们兄弟姐妹中最贴近的。

而且他们以往都有过互相借钱还钱的往来，彼此都没有谁打过绊子。他也了解弟弟王红兵，虽然也从煤矿下岗了，但和弟媳一直生活在农村，弟媳家里有承包土地，他们又承包了别人的一些荒山，而两口子又能出力吃苦，过着庄稼人的日子，虽不是多么富有，但生活过得细致，手头无论多少，都一定有一些积蓄。

所以王宏伟想，向弟弟王红兵吱呼个声儿，借点钱岂能有什么问题，

这么想着，王宏伟觉得也该借这个机会去看看弟弟、弟媳枫叶，还有他的小侄子东东。

从市区到弟弟王红兵家所在的周陵村距离有二十多里路。如果早上动身迟了，就会赶上中午的火太阳。天气太热，走路都会令人难难受，而且途中有好几面坡，有好长一段路必须推着自行走。于是，王宏伟起了个大早，而这也是他在厂子停产待在家里后起得比较早的一天。

还不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骑自行车就赶到了弟弟所在的周陵村。

路过村口的小卖部，王宏伟才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给弟弟一家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于是便停了车，在小卖部给小侄子和弟媳买了二三十块钱的零食，装了塑料袋，挂在车把子上，这才又叮叮当当直奔弟弟家里去。

侄子东东在院场里一个人玩耍，见到王宏伟已经显得有些陌生，便喊他妈妈枫叶说：妈妈，来人了。



枫叶在厨房里张声：来谁了？

东东说：不知道，你来看。

弟媳枫叶从厨房里出来，见是王宏伟，一边指教孩子说：俺这娃娃呀，你大伯，你都不认识了。一边又招呼王宏伟说：大哥，快到屋里，你弟去地里干活去了，我喊叫去，他也该回来吃早饭了。

正说着，王红兵背着一大背篓苞谷回来了。王红兵把苞谷穗子倒在院场里，还没有顾上招呼王宏伟，就给媳妇说：枫叶，我哥来了，你把园子的菜摘点，凉拌几个小菜，我们弟兄两个要喝几盅酒。

枫叶应声：哦，看把你急的，害怕我不给你哥吃饭似的。我正在弄着，你们兄弟两个先拉拉话，喝水歇息，我一会儿就把菜弄好了。

王红兵问：哥，你是坐屋里，还是坐院场里？

王宏伟说：坐外头敞亮。

王宏兵进屋提了几把椅子放在院场里，说：哥，你坐着先歇会儿，我去给你倒水，收拾桌子。

王宏伟把椅子又挪到院场里的泡桐树下，刚准备落座，又喊叫王红兵说：红兵，我给你帮忙，干脆把桌子抬出来放在树底下吃饭。王宏伟认为把桌子放在大树下，一边沐浴在阳光和秋风中，一边听着鸟儿在头顶上唧唧喳喳，兄弟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家常，这是一种多么美的享受。

红兵应声：那也好。

兄弟俩把饭桌从屋里搬到了外面，刚收拾好不一会儿，枫叶把菜就端了上来，说：红兵，哥都不常来，你咋叫在外面吃饭呢，太把你哥不当人了吧？

王宏伟接话说：好枫叶了，哥也不是啥客，还有你不懂，就是放在外面吃饭才有诗情画意哩。

枫叶笑，说：哥是文人嘛，弟媳哪懂哟，就是害怕把哥慢待了。

红兵笑着，有点憨憨的，对哥王宏伟和媳妇枫叶的意思都表示理解。

枫叶是当地农村土生土长的，不管是干农活还是上锅弄几个菜，手脚都一样麻利。兄弟俩还没有聊上劲，她的几个农家菜就弄好了。且也是五颜六色，黄瓜、西红柿、豇豆、茄子、花生米，样样都是下酒菜。

王宏伟说：枫叶，你也坐下一起吃吧？

枫叶说：你们弟兄俩好长时间没有见面，好好喝几盅，我不打搅，去给你们再炒几个热菜去。说着便又进了厨房，忙着炒热菜去了。

身置丰收的时节，听着秋天的虫鸣，沐浴着秋天的清风，坐在农家的院场里，吃着弟媳妇一手炒做的农家菜，和自己患难的兄弟一起喝着小酒，再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透下来，在饭桌上涂涂抹抹，又似偷偷摸摸。王宏伟心里不仅是诗情画意，那久违了的惬意也盈满了心间。

兄弟俩边吃，边喝，边聊。从感叹生活的不容易扯起，然后把话题先后又转到了他们的爷爷、他们的父母，再到他们自己身上。

很久了，他们都没有在孩子面前提说过他们家的历史。因为孩子们都不愿意听。之前，每次他们说，只为想让孩子们了解，使他们能够受到激励教育，珍惜今天的生活，好好学习。但孩子们不但不领情，还说那是老黄历，谁又还生活在过去？

这次兄弟俩聊着聊着，不自觉地把他们家过去的老黄历就又翻腾了出来。

解放前几年，祖籍河南老家连续两年遭旱灾。颗粒无收，后又遭遇蝗虫灾害，为了活命，爷爷带着奶奶，挑着两只箩筐，一头装父亲，一头装着家当，开始逃荒要饭。后扒火车到西都市下车，一路向北。来到同官的时候，奶奶生病实在是走不动了，便在王家山的一个大夫家门前停下来。那个大夫分文未取，给奶奶医好病后，看他们实在可怜，就送给了他们一处旧窑洞，让他们的爷爷奶奶住下。爷爷找了附近的煤窑去干活，奶奶就在附近开荒种地。从此，爷爷就把家安在了这地方。

不管爷爷奶奶咋个样，也不管他们的功劳苦劳如何，仅就繁衍了他们这一大家子人，就是最大的功劳。

然后，又聊到父亲王大信的不容易。父亲刚到能出力干活的年纪，就跟随爷爷一起到煤矿开始下井挖煤，二十七八了才通过媒人介绍与他们的母亲结婚。爷爷在煤矿事故中死了之后，家庭担子变得更重，父亲风雨不避每日下井，母亲在家里种地，还要伺候他们姊妹四个和年老卧床的奶奶。最后又聊到，他们兄弟姊妹在王家山坎坡的窑洞里，是怎么的一起艰难而又快乐地长大，又都怎么的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兄弟又是怎么的都遇到了下岗这一档子事情。

聊着聊着，兄弟俩的眼泪就从眼眶里慢慢渗了出来。

枫叶端上第四个热菜的时候，见兄弟俩眼角都湿漉漉的，便取悦他们，开玩笑说：怎么了，兄弟俩好长时间没有见面，就这么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又不是多年的老情人相会，还兴许这个。

兄弟俩眼里含着泪花，都被逗笑了。

王宏伟说：枫叶，你知道我们家的故事和兄弟的感情吗？

枫叶说：咋能不知道哩，猜想你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话，我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你们不就是想炫耀说一帮子河南担，逃荒到同官打拼，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后都有了出息么。

侄子东东在旁边接话：我才不是河南担呢。

大家再次都被逗得呵呵笑。

王宏伟说：没有想到，我这小侄子自尊心还挺强的呢。又转向东东说：河南担怎么了，你不知道走遍天下的都是河南担？河南担可是了不起哩！

看东东一副怪笑。王宏伟又逗：东东，你长大了干啥呢？

见东东低着头，半晌里不言语。枫叶说：没出息的东西，给你大伯说，你长大了想干啥？

听了妈妈的话，东东用手遮挡着脸，对王宏伟说：长大了，娶媳妇。

王宏伟说：娶媳妇干啥？

东东说：娶媳妇生娃。

王宏伟说：生娃干啥？

东东说：生娃放羊。

王宏伟说：放羊干啥？

东东说：放羊挣钱。

王宏伟说：挣钱干啥？

东东说：长大了娶媳妇。

枫叶被逗得笑弯了腰。

王红兵还是憨憨地笑。

王宏伟说：东东的想法很实际，能够实现，只是现在要好好上学，将来谋个好工作挣钱娶媳妇，而不是靠放羊挣钱娶媳妇哩。

枫叶说：东东，你大伯说的话，听见了没有？

东东说：就你话多，咋能没有听见呢？

.....

到弟弟家里心里全是高兴了，王宏伟差点忘记了要说的正经事情。或许是酒精的作用，或许是乐极生悲，或许是看到弟弟一家的幸福，他的心情却突然凝重起来。又生出了许多羞愧，自己不但照顾不了自己的弟弟，还需要弟弟的照顾。原以为自己比弟弟肚子的墨水多，爱情婚姻应该比弟弟更幸福，但是现实却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

王宏伟说：红兵，你好好喝，我只能喝几盅，不能和你一样的喝。

王红兵说：那好，你喝酒不行，慢慢喝，多吃菜。

看见哥哥面色收了刚才的阳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王红兵说：哥，你来了，我高兴，可看你现在的样子是不是有啥心事？

见枫叶在院场里喂鸡，王宏伟没有直接借弟弟的这个话题，说他来借钱的事情。他也不想当着弟媳的面说借生活费这样的话，那不仅会失了自己的面子，也会失了他作为王红兵哥哥的面子，于是便岔开了话题，关切地问弟弟：红兵，下岗后，你觉得生活过得都咋样？

王红兵说：好着哩，下岗不下岗一个样，我都是依靠出力劳动挣钱，种地反倒比在煤矿上班还踏实。

王宏伟由衷地感叹说：那就好，只要感到心里踏实就好。

王宏伟懂得弟弟王红兵的性格，人老实本分，不好高骛远，也不想做多么大的事情，只要有饭吃，一家人的日子安宁就行。而劳动种地这种生活，就很适合弟弟。

其实，兄弟俩彼此都互相了解和理解。

弟弟王红兵也知道哥哥王宏伟的情况和个性，虽然下岗了，但想让他靠体力挣钱，比如去吃苦种地，就是把他杀了，他也不会愿意。因为哥哥王宏伟小的时候，在伙伴里就表现出了一种孤傲和高贵。

王红兵说：哥啊，可惜你的才气了，无用武之地。

王宏伟说：就是啊，女怕嫁错郎，男怕进错行。

枫叶见兄弟俩聊的话题长着哩，也未见王宏伟把话题拉扯到借钱上，便招呼王宏伟说：哥，你们不着急，慢慢吃，慢慢喝，我去菜园摘豇豆去。豇豆吃不及都要齐刷刷地老了，我去摘些，你走的时候捎带些回去。说着就顺手提了门外的篮子，出了院门。

枫叶已经猜摸到了，王宏伟这次来她家可能就是借钱的事情。前头父亲王大信已经再三叮咛了他们和姐姐妹妹，如果王宏伟向她们借钱，坚决不能借。而这也是王宏伟女人的意思，并提前要父亲王大信给他们分别打过了招呼。王宏伟女人和他父亲的意思是一致的，也是让大家配合，逼迫王宏伟一把，让他放下清高和架势，赶快找点事情干。

枫叶和王红兵一样，也是老实人，听了王大信的话就记在了心里。所以，王宏伟和王红兵聊天，她就寻思着一直在旁边听着，害怕王红兵一不小心说了实话，把钱借给了他哥王宏伟。而枫叶心里并不想凑哥哥的短见，可她想父亲和嫂子都要她这么做，肯定都是一片好心。

王宏伟见弟媳枫叶出去了，这才给王红兵说：单位一直没有恢复生产，家里的老本也要啃完了，想问你借点钱，支应一下生活，然后再想办法寻点事情干。

王红兵说：哥，你要借多少？

王宏伟说：有了，就先借一千块。

王红兵说：没有问题，你先吃饭，完了我给枫叶说，让拿着折子到信用社给你取去。

吃完饭，王宏伟要走。

王红兵把枫叶叫到睡房里，说：把折子拿去给我取一千块钱，我有用。虽然王红兵没有直接说是哥哥借钱，但枫叶心知肚明。

枫叶给王红兵嘀咕了一阵，王红兵才想起父亲和嫂子之前的交代，便点了点头。

从睡房出来后，弟弟王红兵和弟媳枫叶的神情，让王宏伟感觉怪怪的。枫叶先说话了，说：大哥，对不起，家里倒是有两千块钱，前几天让我爸借走了，他说是给别人借的，还不知道别人还给他了没有。

王红兵圆场说：哥，那你回去的时候，顺路就到我爸那里问问，如果别人把钱还给他了，你就挪了先用。

王红兵也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劝劝哥哥王宏伟，要务实，都什么时候了，还清高啥哩。尽管他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哥哥一直很喜欢他，但同时也知道他的劝慰对哥哥王宏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于是，从哥哥来到哥哥要走，好几次劝慰哥哥的话到了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没有向弟弟借到钱，虽然在意料之外，但王宏伟倒也以为弟媳说的是真话，只是弟弟的不动脑子，竟然让弟媳知道了他去借钱的事情，这却让人有点生气。因此，他对弟弟说：红兵，你以后不管干啥事要多用点脑子。

王红兵理解哥哥的话中话，但也不方便解释，便只好嗯了一声。

看哥哥骑着自行车走了，却没有给他们一家人打声招呼，王红兵的心里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 第二章

常言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英雄若是身无分文银钱，在生活面前要保持自尊，恐怕也很难、很难。

离开弟弟王红兵家里，王宏伟在心里安慰自己，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且在家里又面临无米之炊之际，暂且只能将面子放下了。也想，好久了也没有去过父母那里看看，今天若去也是顺路。不管弟弟和弟媳的话是真是假，去问问也无妨。

父亲和母亲还住在爷爷逃荒来同官安营扎寨的那几孔窑洞里，只是在父亲手里又翻修了几次，并在隔壁又重新启了两孔新窑洞。用父亲的话说，那是他们的革命根据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丢了就是忘本。父母乐意居住在王家山的窑洞里，不仅是感情难以割舍，还有窑洞实在是冬暖夏凉，且距离城里也不远，就五六里，想去城里逛，走几步路就到了。平时种点庄稼，经管点菜园子，过着田园生活，生活的滋味也是很美的。这样一来，父亲的那点退休工资基本都没有多少开销。

父亲王大信在菜园里锄草，老远就看见了儿子王宏伟。王宏伟走近，还没有来得及给父亲打招呼，父亲却先于他并有些阴阳怪气地招呼说：宏伟来了，稀客呀。

王宏伟以为是父亲见他空着两只手而不高兴，便有些尴尬。停好自行车后，连忙解释说：爸，你知道我们两口子这一年多也没有收入，手头紧张，所以这次来就没有给你和我娘买啥东西。

父亲王大信的语气有些变化，说：我不稀罕你们给我和你娘买什么东西，只要你们的日子过得不用我们操心就好。



王宏伟虽然明白父亲的话语里充满关爱，但在彼此刚见面，父亲就说了这些话，且语气和表情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令他明显地感到父亲在心里对他已经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

母亲听到他们父子俩说话，从房子出来，没有先给王宏伟打招呼，而是先指教父亲王大信，说：你个死老头子，儿子回来就好，你还想让儿子给你背个金驼子回来，你看你有那福分享受么？

王大信说：我享受不起，也不想去享受那些福分。

母亲说：伟，不理你老子，你进屋歇歇，娘下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了再回去。

王宏伟进了屋子，便在母亲身边坐下，与母亲拉话。

看样子，想借钱与父亲是搭不上茬儿的。王宏伟一边给母亲帮忙摘韭菜，一边拉家常。他把向弟弟王红兵借钱以及枫叶说父亲替别人借钱的事，全部告诉了母亲。

母亲说：那是你老子在捣鬼，娘有吃的，咋能让俺儿子一家人饿饭哩。你爸爸前几天刚领回来两个月的退休工资，正好一千多一点，还没有顾上去银行存，你就拿去先用。

母亲答应了借给他钱，但并没有告诉他父亲，征得其同意。

听了母亲的话，王宏伟便也安心做了吃饭的打算。

母亲包好了饺子后，就去炕上打开了箱子。她知道那钱是她亲手放在箱子里的，可是现在怎么也找不见，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以为是丢了或者被贼偷了。

还未等母亲问父亲，父亲王大信就张口了：老婆子，知道你在找我那点工资钱，我刚取出来带我身上了，你要用钱干啥？想买啥，给我说，我给你买。